

刊叢土焦

李

宗仁將軍指揮下
淮河大戰

程山輯 亢真化主編

27



版出社刊週國民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士叢刊第三輯之八
 李宗仁將軍指揮下淮河大戰
 程山輯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梁上燕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三十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三三號

李宗仁將軍指揮下的淮河大戰

集士叢刊第三輯之八

目

次

淮上觀戰記——一切都向好處轉——李反擊與龍濟光不蚌埠前勝
 利——白刃戰……………長江

淮河血戰——蚌埠的陷落——淮河臨戰……………海萍

淮上觀戰記

長江

○一切都好處轉○

魯南歸來，南面戰事日緊，敵人似已從容進佔淮南一部份戰略要點，而淮北之懷遠，亦已陷入敵方，徐州之形勢，日即於緊迫。蚌埠戰事如南面敵過淮河，則可戰之處不多，且淮河天塹，敵人重兵器過

渡艱難，正予我軍以作戰便利之機會。記者知當局有守淮河之決心，并已嚴令南北各綫機動出擊，預料戰爭將漸入緊張階段。特於二月八日與掃蕩報張劍心，中央社胡定芬，新華日報周海萍諸同業，由徐南去淮河北岸視察。

徐州南去的車輛，不管各人是如何擁擠，需要是如何迫切，而車上的設備，比平日相差太遠了。車內的清潔整齊固然談不到，就是幾塊玻璃窗也破壞了十之八九。有些窗上改釘了雜色木板，雖然對於防禦冷空氣侵入上有相當效力，而普通車廂內應有的光明，却因此取消了。

站上閒放着不少各種上等客車，特別是從前上海北平通車用的藍鋼車，令人感動。上海北平還是我們中國的時候，每天有幾千人來往於南北兩大城市之間，南京浦口間還特別修築了一座價值幾百萬元的輪渡，讓這個藍鋼通車能通過這茫茫的大江，給予旅客們以舒適安穩與愉快。車子每到一大站，有許多工

友上來洗拭車廂的內外，讓它永遠保持潔淨高貴的姿態。然而今天的藍鋼車，已經上上下下塗了一身泥污，連從前看了發亮的厚玻璃窗也黯然無光了。

更大的事件壓在每個人的頭上，破爛透風的車廂裏，人們的情緒都實實在在地超過了現實的物質遭遇，而關懷到一些莊嚴神聖的戰爭事情。我們這頭幾個人，在學唱抗戰救亡的歌曲，那頭幾個鐵路工人的高聲談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中國飛機十三架昨天炸蚌埠！奶奶的！給他們一點利害！」

「奶奶！這個野蠻的東西，也讓他看看中國的臉色！」

「聽說炸得準！……」

因為我們關懷的都是一樁事情，於是我們坐到一起了。一位浦口的鐵路工友，現在逃到李莊來避難。他說浦口被陷在敵人手中的，還有幾千鐵路工友，

他自己雖然逃走出來，然而他是靠鐵路生活的，鐵路被敵人佔領了，他們也沒有生活了。他說他們都是精強力壯的工人，他們都願意武裝起來參加戰爭，他們各站都有熟人，沿鐵路的大小路徑，他們都熟悉，抄襲敵人的後路，他們是不會感到人地生疏的。至於破壞敵人佔領地帶的鐵路，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聽說李宗仁先生對於流亡工人的武裝問題，已經鄭重注意，他們切盼能夠早一天奉到李司令長官的調集命令。

這羣工友們的感覺，日本準定好不了。因為這「××××××××」到處燒房子、殺人、叫旁人的老婆和他睡覺，強姦了我們婦女之後，還要盡情侮辱，然後加以殘殺，這是什麼玩意！

黃昏後到固鎮下車，零星幾個客人抗拒着晚風在站台上上下下，車站上告訴我們，大的固鎮因為敵人飛機亂炸，所有的居民都逃光了。我們如果要找旅

館，實在相當困難。我們打聽五十一軍軍部，站上很少人知道，有人告訴我們離開固鎮還有相當的距離。沒有法，我們設法去找五十一軍的聯絡站。晚間在疏落的破房中找來找去也沒有找到。在一所無窗茅屋的後面，我正用雷筒在搜查，突然伸起一雙帶大皮帽的腦袋，槍口從窗洞中冷森森的伸了出來，我才知道誤入了警戒線。他的嚴厲地盤問我，聲音一句比一句厲害，我趕緊申明我的身份，然而已經吃驚不小了。

◎.....◎
反音
◎.....◎
聯絡站上負責的洪副官，有人向他打聽旁的軍隊作戰情形，他

與
◎.....◎
同情
說：「我們不能說戰友的好壞！我們全國軍隊今天都是一條戰線上的

◎.....◎
戰友，我們都是穿灰皮的軍人。好，是我們大家好；有人不好，也是我們大家的恥辱，我們只管自己盡自己的責任，自己拚命的打，旁的是我們不便過問的！」我們感讚他們槍枝與服裝的齊備，他們說：西安事變以後，五十

一軍的待遇和一般國軍平等了。在蘇北和膠東駐防期內，五十一軍曾自己切實作了一番充實工夫，現在是兵精糧足，官兵皆異常滿意，提到服裝，他們非常同情在淮南抗戰的廣西戰友，這般在西南溫暖天氣中過慣了的戰友，突然調到這寒冷的北方來作戰，好些弟兄只有棉大衣，裏面還是單衣服。有些沒有鞋，赤着腳奔馳於雪雨之中，他們自己覺得比廣西弟兄要少受痛苦多了。

在偉大的鬪爭中，始易產生真正的同情。對於廣西兄弟的同情，不止表現在五十一軍的官兵中，車站上另外一些鐵路工友也有他們的議論。他們多半已經流亡了，然而他們覺到中國雖然已經吃了敗仗，然而中國勝利的希望，已經眼看着擺在前頭，就軍隊的紀律來說，他們有些在津浦上幹了二十多年，看過的軍隊太多了，特別是在戰爭中要像這回桂軍這樣好的表現，是不多的。

夜漸深了。淮河兩岸的砲聲，因為「夜靜」關係，已經透過九十里的空間，

清晰地傳送過來了。

我們感謝李伯棠先生派汽車把我們接到一個不知地名的村莊裏，爲我們解決了食宿。通過長約二里的周鎮市街時，大半房屋已經空無人物，似乎通過經大瘟疫後的鄉村。被飛機任意轟炸後的房屋，藉夜間月光仍可以分辨。車經街中，廣西弟兄阻車盤問，車夫與之言語不通，他開車門看了半天，有許多思想，無法表達出來，結果只說了一句，「幾多個」？下文無法說，只好讓我們走了。中國方言問題，多少是中國民族發展的障礙，這次大戰爭，讓中國民族大交流，以後中國方言問題，自然會相當改進了。

淮北的鄉村，木材困難，建築物和器具製作，以高粱桿和泥土的使用最廣。我們住的小村中，火盆和神龕都是土和高粱桿做的。普通床只是用幾根柳條裹上，中間用藤繩牽成牀身。既不是黃河流域的炕，又不是長江流域的牀。

淮北貧苦，這也是了一方面的表徵。

我們在村莊裏吃的菜蔬肉類，和取煖用的木炭，都是從徐州買來，固鎮被日機炸得什麼都沒有賣了。次晨起來，在另一村房裏去會剛到前方的于學忠先生，同業有人提到五十一軍士氣甚旺，他笑了笑說：「無不可戰之兵，只有不可戰之官！」他這部份軍隊，是從前清脫化而來，他自己和這部份軍隊有極深長歷史關係。過去戰爭雖打得不少，而真真實實的對外作戰，這回調守淮河，還是五十一軍的首次遭遇。

前方報告，局勢漸漸緊張，敵軍已集合重兵，在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分別渡河。八日在小蚌埠之敵，已血戰一晝夜，九日晨仍甚猛烈。九日午後我們乘衛生車南去曹老集車站，此時前方報告，正有敵機十二架，在小蚌埠前方轟炸，小蚌埠與曹老集相去三十餘里。小蚌埠對河為大蚌埠，即衆人習知之一蚌

埠」，津浦車站所在。自曹老集南望，蚌埠西面與西南之荆山塗山，皆瞭然在目。

此時負小蚌埠之責者爲××師，××與其參謀長××先生在八日敵人渡河後，即澈夜指揮，未曾休息；九日小蚌埠之敵已完全掃蕩，落水與被擊斃淮河北岸者三四百人。在淮河岸上，我們曾經作相當的國防工事，那是由南向北的，因爲我們原來顧慮的是日本由北面來攻，誰知現在弄了一個反，敵人從淮河南岸向我們攻來。我們那些國防工事，正好供敵人利用，所謂淮河南岸之優越地形，荆山與塗山等不用說，我們做好的工事不用說，甚至蚌埠市街上的高大建築，無一不便利了敵人向淮河北岸我軍陣地的觀察與射擊，五十一軍全軍之奉令防守淮河北岸，乃在蚌埠已入敵人之後，他們二月四日始到前方，而二日敵人已佔淮渦兩河交會之懷遠，即淮河北岸敵人已佔有二強固之根據

地，如非過河之屏障，淮北早已無法守禦了。

當夜乘馬至前方，去看身當小蚌埠正面的寶希哲旅長和梁忠武團

小蚌
埠的
勝利

長。他們這裏是首先被敵人強渡突破，而同時是首先被我們忠勇將士

掃蕩的地方。近十匹馬隊在黑夜中急走，沿途村落，似已人稀。惟時

遇民夫自前綫抬傷兵歸來，空氣是靜穆與奮張。我們有時走錯路，但是大家似乎有什麼東西壓着，不輕易說出話來。我們同情民夫們的辛苦，慰問他們，「老鄉！辛苦！」他們却用急促的聲音答覆道：「你們才真正的辛苦，我們這
個不算啦！」顯然地，他以為我們是軍人了。本來曹老集到小蚌埠只有二十餘里，我們越走越近，小蚌埠市街被敵人炮擊起火，百丈火光，照耀淮上，我們若干同胞的「居所」完結了！最使人傷心的，是蚌埠的電燈還在完好的發光，似乎蚌埠的放棄太倉皇了。

前方的難民告訴我們，日軍進蚌埠是地方維持會從容歡迎進去的。維持會會長是前雷燈公司經理唐少侯，他在蚌埠有一所花園叫「唐家花園」，此外重要的是寶興麵粉公司經理梁二爺（樹誠），×濟醫院院長余濟陶，這些人平日是蚌埠上的「大人先生」，特別是寶興麵粉公司大樓，現在作成了日本軍隊的炮兵觀測所，我們小蚌埠守軍所最頭痛的東西。然而我們爲什麼不加以破壞呢？

在離小蚌埠陣地三數里的小村莊裏，遇見了竇旅長和梁團長。梁團長是東北名將梁忠甲之弟，沉默堅毅，竇旅長是東北少壯軍人中主張抗戰堅決的份子。這回他找着機會了。八日敵人攻入小蚌埠，梁團趙營犧牲過半，他自己帶着奮勇隊反攻，淮河南岸的敵人看見了，用大砲向他打來，他被迫臥在泥污裏，左右的奮勇隊傷亡了七八個，九日夜間我們見面，他的大衣和鞋襪軍褲上的泥污，仍然未有除掉。他和梁團長及前方的官兵，都兩晝夜沒有進飲食了，

休息更談不到，屋內火盆熊熊的燃着，竄旅長的面龐上，露出勝利後疲乏的笑容。火盆旁邊，立着幾位奮勇的衛士，似乎在怒恨他們的長官過度的工作，沒有顧惜到身體。

日軍這回在小蚌埠強渡，主要的渡河工具不是大家習知的橡皮船，而是我們成千的停靠在淮河南岸的商有船隻，蚌埠有新舊兩個停船的船塢，裏面靠滿了中國同胞自己所有的木船。這個船塢保護着這些木船平時不受風浪，從北岸看去，船塢的堤壩隱藏了塢內船隻的船身。退出蚌埠時，我們沒有人去把這些開走，或各把他毀滅，今天讓日本人安安穩穩地利用。

因爲有塢堤的掩護，敵人可以從容地在塢內將我們的木船作好渡河的準備。在木船上裝好沙包，或者用棺材裝好泥土，擋在船頭上面，每隻船上架好機關槍，乘着夜色或者飛機大砲的掩護，突然放出河面，順水流過河來。我們

河堤上的守兵，一來倉卒開到，工事不堅；二來敵人隔河砲擊利害，守兵抬頭困難，所以渡河不易阻止。雖然好幾隻木筏被我們打翻了，每隻上滾下水去二三十人，但是仍然被他們渡過來三四百人，梁團趙營和他們正面戰鬥，因為敵砲的猛烈，和兵力單薄的結果，趙營在傷亡及半之後，退出小蚌埠了。這時孫文彬營趕緊上去，要恢復小蚌埠，有一連長覺得火綫太猛，只好退下，然而孫營長對他說：「我平日與你們相處甚厚，今日無論為國家為部隊為我們自己打算，都得要拚命，要反攻！」這位連長立刻率部反攻，配合各方原有力量，兩次和敵人進入白刃戰，然後把敵人消滅了。我們有幾位戰士的肚子被敵人刺刀戳穿，腸子流了出來，他們自動又用手把腸裝進去，含笑看着敵人躺在淮河岸邊的尸羣。

中國兵簡直把日本兵恨透了。在臨淮關附近，南岸上三個日本兵追捕七個

中國女人，北岸的守兵想過去援救，又沒有辦法，於是瞄準射擊，把那三個禽獸打死了。放船過去救過來一個五十左右的老嫗，據他說已經數遭蹂躪了。因為恨這種禽獸野蠻的強盜，我們將士抗敵的情緒實難於抑制的。依淮河北岸大堤布防的兵士，本來最易給敵機轟炸和掃射的目標，敵機在八日掩護強渡戰中，總是順着長堤不斷的來回射擊，有些官長也奇怪，為什麼我們第一防綫的兵士仍然沒有把軍心渙散，敵人只要登岸，我們未死的守兵立刻不顧一切的衝鋒。

在八日敵人第一次大舉渡河之前，七日我們轟炸機六架曾飛蚌埠敵陣地轟炸，數十顆炸彈很準確命中敵人要害，任務完成之後，又飛至淮河北岸我們陣地上空盤旋數次，機中戰士並伸手向我地上戰士招呼，表示慰問。地上將士每日受盡敵機的欺侮，今見我機之雄姿，大家抑鬱心情，為之頓時減少。

九日晚仍折回曹老集車站，各種各樣的戰爭有關工作人員在車站上緊張的活動，鐵甲車把守車站之南，衛生列車交通車等在站上忙碌的上下；守站的大約一班士兵，正在賭牌九，也許他們正發了幾個薪餉，沒有地方安排，也許他們對於戰爭過分的懸念，拿這種活動來消遣。朋友們懇勸的挽留，我與掃蕩報張劍心先生遂留宿前方。但是，朋友們太辛苦了，我們不願和他們多談話，不願誤他們應有的休息時期。這不只是朋友的友誼，而是爲戰爭，因爲將官精神過度疲勞，思考與指揮自難完全如意，對於戰爭措置失當，整個民族，要受影響。

十日晨間，前方砲聲緊急，周師長用電話問竇旅長「小蚌埠情形怎樣？」而竇旅長的答覆是「家常便飯！」但是到上午八時，前方電話來得一個比一個緊，小蚌埠方面竇旅長改了口氣，說敵人攻擊激烈，除了對面猛烈砲射之外，

敵機又來了十二架在頭上轟炸，敵人五六百渡河來了。司令部空氣立刻緊張。在周師的左翼，是五十一軍的牟中珩師，牟師鎮守臨淮關對岸，一向沒有出事，這時突然傳來電話，敵轟炸機五架掩護步兵過河，已經過了大約兩連之衆，淮河北岸大堤之南面被他佔領了，而且還是繼續的強渡。

周師長這時立刻下令給竇旅長：「拚！讓他們沒有站穩時拚！我們只有拚才是出路！我們已經不能再有什麼地方退了！拚！拚完了算！」同時他立刻通知牟師長：「我這裏也有敵人登岸了，我已下令叫我的部隊硬拚。我們今天不能有絲毫考慮，只有死拚！要把過河的敵人拚光！才對得住我們自己！」

一會臨淮關方面牟師的部屬有人打電話給我：「我們師長已經下令反攻了！他已經叫我們大家上起刺刀和敵人猛拚！」

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的敵人陸續增加，臨淮關方面已增至一千餘人！「拚」

「死拚！」這樣嚴厲的命令，不斷地從電話上傳出去。而司令部的氣象，一秒鐘一秒鐘地變為嚴肅了。十日上午十時左右，前方大砲炸裂聲與飛機的震盪聲，都忽然停止了。前方的報告是：「敵人在小蚌埠已過河兩營，河堤已被佔，現在雙方正在拚刺刀！」

淮河血戰

海萍

淮河之濱，鳳陽縣屬的蚌埠，二十年前是一個荒僻的村鎮，隨着津浦鐵路的敷設，蚌埠也就慢慢地成長起來。它適處皖北二十一縣之中，有淮河橫臥東西，津浦鐵路貫通南北，實在占了優越的地勢，形成了皖北的一個經濟中心。有了這一個中心點以後，以前沒有辦法集中的農產品就一起集中到蚌埠來，再由蚌埠運到內地或上海去。代客買賣的陸陳糧行紛紛在蚌埠設了起來，蚌埠也

就成爲一個大的糧食市場。

隴海鐵路建築後，淮北的食鹽，可以直接運到蚌埠。鹽運商人的目光就移到這「新大陸」來，紛紛把淮北食鹽一車一車向蚌埠運。這樣一來，蚌埠又成了極大的鹽市場，一年開鹽的銷數達到三百石以上。蚌埠有了鹽糧的市場作基礎，其他的銀行堆棧也林立了起來，以致百業也跟着振興了。

南京失陷後，敵人跟着渡過江來。浦口到烏衣一帶本是西漢時韓信與西楚霸王項羽在九里山烏江作戰的古戰場，環山抱水形勢非常險要。敵人在此，應受到相當打擊。可是當時××急急退出南京，對這優越的地勢沒有加以利用，使敵人長驅直下明光。那時候，蚌埠已經很慌亂，所有大的商號和銀行都撤到了正陽關去。號稱小上海的蚌埠就變得冷落不堪了。後來經過敵機幾度轟炸，就連人烟也都稀少了。

蚌埠

的
陷落

敵軍佔領光明以後就繼續北犯，我××健兒當即予以迎擊，敵方因兵力不夠分配，無力繼續進攻，而我方亦以正在調度中，無意反攻，因此雙方相持了一個多月。直至一月二十日，敵軍第十八師團高橋團開到後，就在池河間與我激戰起來，一連打了幾晝夜，互有勝負，雙方陣地都無變化。但北方冰天雪地的嚴寒和精神的疲乏，使××健兒不得不忍痛放棄了池河而退到臨淮之間。

臨淮關離蚌埠不及百里，蚌埠是更吃緊了，於是從青島退出來的于××部就被調到蚌埠來，可是不上幾天又被調到××去了。那時候蚌埠仍由××軍××部所扼守。敵軍攻入臨淮關後，就分開兵力向兩翼進攻。到三十一日敵軍攻下了兩翼，我軍也就從蚌埠撤退了下來。蚌埠的聞人寶興麵粉廠經理楊樹誠，善濟醫院院長余濟和，以及前電燈公司的經理唐少侯等組織了維持會，把

敵人迎入蚌埠，同時懷遠在本月二日也失陷了。

新任第×集團軍總司令兼第×軍軍長于學忠先生慷慨激昂與記者談了一席話。這時候敵人已經在淮河準備偷渡。于部趕到淮河北岸，第七天一早，蚌埠小蚌山上，敵人的砲台就開始向我陣地發砲，從早上一直到傍晚，砲聲沒有片刻停止過，但我方只損失了一個人。次日又是連珠般砲擊；那天下午三點鐘，敵軍就開始在砲火掩護下偷渡。

蚌埠新舊二船塢，平時是糧米船隻集中的碼頭，此次我軍退出蚌埠，事先沒有將這許多船隻集中到北岸，也沒有加以燬壞，便落到敵軍手裏，因此六七十隻船和木筏以及敵軍慣用的皮艇，船頭上堆起麻包土袋，就這樣，被敵軍利用，視若無睹的偷渡過來。我北岸將士，發現了偷渡的敵人，密集的機關槍就不停的掃射過去。頑強的敵軍，也在他們的船上以機關槍回擊，拚命的前進。戰

事一直繼續到深夜，敵軍的船隻被擊沉了二十餘艘，照每艘船上平均二十人計算，這一戰敵軍起碼有四百人被我們擊落河中，去與魚蝦作朋友了。

記者聽到前方戰事激烈，便連夜趕到曹老集。敵軍自八日一次偷渡失敗，九號一早又開始偷渡。小蚌山上的大砲，空中軋軋不停的敵機，壓制止我防軍不能抬頭，敵人一部偷渡成功，衝入了小蚌埠，雙方發生猛烈的白刃戰，經我生力軍趕到經過一場兇惡肉搏，始將敵擊退。

前綫戰事愈緊，記者趁着月色，跨馬離開軍部趕赴火綫。遙望小蚌埠是一片狼烟烽火，冒着數丈高的火光。

這次淮河血戰，東北健兒的鮮血，灑遍了荒涼的國土，這可歌可泣的戰鬪，永遠燦耀在民族解放的史冊上。××旅竄旅長率領一旅弟兄担負着三十里長的陣綫，敵人還是那樣頑強的偷渡，敵人的飛機大炮，還是那樣的

淮河
喋血

猖狂，但是我們的忠勇將士已下了死守的決心，從軍長到弟兄，堅決要阻止敵人的前進，數年來的國難家仇，要在淮河洗刷了。

敵軍一部一部偷渡了過來，白刃戰又開始了，一批一批的敵人都在刺刀底下，送進鬼門關，但是我們忠勇的弟兄在敵人大炮炸彈轟炸之下，也一批一批的傷亡了，預備隊也犧牲很大，後面的預備隊怕敵人乘虛直入，不敢移動。英勇的竇旅長，眼睛冒着火光，小蚌埠如真的讓敵人佔領，全陣綫就要動搖了！於是就將身邊僅剩的奮勇隊，一齊派出去殺敵。

奮勇隊一名敢死隊，是從士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握有最精銳的武器，有手槍自動步槍，輕機關鎗，也有衝鋒手提式，全部一百多人，竇旅長帶着這一批勇士，如狼似虎直衝入小蚌埠的核心，各式的連發槍彈，如雨點似的射進敵人的胸膛，敵人那擋得住這一批勇士的猛襲，敵軍的屍首一堆一堆地橫在地

上，敵人的重砲，還是不斷的轟了過來，這一陣血戰，小蚌埠仍然給我們壯士保持住了，可是奮勇隊的一百多人，只有三分之一生還！

左翼的敵人，在臨淮關方面，仗飛機大炮掩護渡過了一團左右的兵力，我守軍率師將敵包圍完全滅殲。九日從早到夜，槍聲砲聲片刻不停，竇旅長打了一晚的電話，指揮前面作戰。

十日早晨，我方砲兵也到了，擇好陣地，架起砲身，一來一往地隔河對擊，戰到午前十時，敵機又來轟炸。砲兵不得不暫時停止發射，前方陣地，因敵機不停投彈，敵軍又在猛烈砲火下偷渡過來，竇旅長在電話上報告師長，師長要他沉着應戰，無論如何，不准後退，否則就不客氣提頭來見！竇旅長離旅部到團部去指揮，團長到營部去指揮左翼，副旅長到左翼去指揮，這時的竇旅長，已數夜無眠，一天沒有吃東西，除了電話上指揮聯絡，神經顯然有些緊張

得錯亂，一個連長從前方下來，只剩一個人，報告旅長：敵人在炸壞了的大橋上架好木橋，小蚌埠已給敵人佔領了。竇旅長不等聽完他的話，厲聲的叫他再上前綫到打死了為止。他自己說，不到打死，沒有命令，他決不後退。

敵人佔領了小蚌埠，我軍就用左翼的部隊側擊敵人。在雙墩子團部清楚看見對岸小蚌山敵軍重炮轟出一道火光。××團團長張儒彬跑到前綫失掉聯絡，音信全無，戰事愈打愈激烈，敵人的坦克車開不過來，就在隔岸馬路上開來開去向我射擊，×副旅長及×團附因畏縮不前，被周師長就地槍決。

援兵到了，竇旅長又帶了所剩的幾十名奮勇隊，殺奔火綫。天漸漸黑了下來，殺聲、屍首、鮮血包圍着小蚌埠，小蚌埠已成爲一片焦土。又是一夜的廝殺，一夜的炮聲和機關槍聲，人數愈死得多了，但是上面的命令仍然是不准退却。這一陣淮河血戰，我將士傷亡在五千人以上，而敵人第十八師團爲我軍消滅得也所剩無幾了。